



玫瑰与极恶灵魂

*Rose and
enormity spirit*

墨竹·著

神与我一同哭泣
但我的泪水只为你而流
原名:《暮音》

永生卷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玫瑰与极恶的灵魂. 永生卷/ 墨竹著. —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2.1
ISBN 978-7-5104-2445-8

I. ①玫… II. ①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2950号

玫瑰与极恶的灵魂·永生卷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墨 竹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邓萍萍 唐 婷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封面设计: 80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×970 1/16

字数: 250千 印张: 20

版次: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2445-8

定价: 29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我对过去的一切感到悔恨，那个哭泣着说喜欢我、执意要将幸福送给我的小女孩，我对她有着莫名的想念，即使身处天堂，也无法忘怀……



目录

Chapter.1

黑暗与光明的宿命

001

Chapter.2

苍穹之王

078

Chapter.3

埋葬在地底深处

154

Chapter.4

最后也是最初的爱情

229

The End

终曲

304

More Episode

番外篇·席狄斯

309

Postscript

后记

314



暮音跨进大门的时候，就察觉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古怪气氛。

一切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，只是当她绕过照壁，沿着小路往里走的时候，有好几次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。

她转身看了一眼敞开的大门，和门外一如既往安静的街道。然后拿下墨镜，用力捏了捏鼻梁，告诉自己不要疑神疑鬼。

靠近通往花园的拱门时，听见断断续续的说话声，暮音第一个反应是晨辉回来了，不过当她再靠近一点，就知道自己猜错了。

一个是金先生的声音没错，不过另一个也是男人的声音。

没想到会有陌生的访客，暮音走到门边停了下来，在考虑是直接过去还是应该打个招呼什么的。

金先生面对着她就站在那里，而暮音才把视线放到背对着她的那个人身上，她脆弱的眼睛就痛得厉害。

她连忙闭上眼睛，唯一的印象是那人穿了一件纯白的衣服，而且白得一点都不柔和，所以才会阳光下面这么刺眼。

“很久没有去圣城问候。”

暮音还在低头揉着眼睛，就听见一向倨傲的金先生，竟然是在用近似于谦卑的姿态对另一个人问好。

“还要请您原谅。”

“不论什么情况之下见面，你都是这么彬彬有礼。”那个人说话的速度有些慢，但配合他的声音听起来却异常优美，“我有时也会好奇，不知道拿下了这个面具之后，真正的你会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您真是爱开玩笑。”虽然还算自然，可金先生的笑声和往常相比还是有些干涩。

“我不是在开玩笑，人我今天一定要带走。”那个优美的声音在说，“我希望你不会有什么意见。”

金先生并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赔了一个笑脸。

暮音的眼睛总算感觉好些了，她刚抬起头就看到了金先生的这个笑容。她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金先生这种样子，就好像是绝望中夹杂着无奈……

“怎么？”那个人又问，“难道你真的有意见吗？”

“您都亲自莅临了，我怎么会有什么意见呢！”金先生的双手拢在袖子里，微微弯着腰，颈边的水晶折射出七彩光芒，“我正要恳求您，请您一定要宽恕我对您隐瞒这些

事的罪过。”

“你放心吧！”那人的心情显然比金先生要好上很多，“虽然我知道之后有些惊讶，甚至还有些生气，不过现在我只想感谢你，怎么说，你都是帮了我大忙。”

暮音眯着眼睛，再一次朝那个人看了过去。可这一眼看过去，她的心都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

那人的确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，可真正闪耀刺眼光芒的，却是他的头发。

他有一头直到脚边的银色长发……

暮音脑子里轰地一响，眼前是大片大片的鲜红纯白交错而过。

她头有些晕，胃里也很不舒服，就连手腕也忽然烫得厉害，好像是被火在烧灼着一样。

恍恍惚惚地，她看见金先生的表情。

那是带着怜悯的……

“这算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吧！”

那个很像在噩梦中纠缠着暮音的人，朝着暮音的方向转过了身。

“你说要是席狄斯知道了之后，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？”

围绕他四周的光芒不再像之前那么刺眼，暮音终于看清了他的样子。

他穿着雪白的衣服，银白色的长发没有半分凌乱地一直披泻到地上。他的容貌是那么完美，完美得简直毫无瑕疵，仿佛上天最精美的杰作。他的神情并不严肃，嘴角甚至还带着一抹浅笑，但就能让人产生一种只能仰望的感觉。

这个人！这张脸！绝对就是那个一直出现在她梦中的男人！

当有一天，缠绕着你的噩梦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活生生出现在了你的面前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

“你是谁？”暮音拼命忍住想要转身逃跑的冲动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才问出了这三个字。

银发的男人笑而不答，似乎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趣。

“暮音小姐，你不该这么失礼的。”金先生用一种奇怪的语调说，“你要知道，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位，可是统领神界的天帝，拥有至高地位的诺帝斯大人！”

暮音花了三十秒的时间，才理解了這個复杂拗口的头衔是什么意思。她想起那幅画上戴着华丽冠冕、穿着白色衣服的形象，一时没有办法把那个形象和眼前的人联系在一起。

“是神界的天帝……”她喃喃地说，“可为什么……”

“天帝大人”慢慢抬起了始终低垂着的眼帘，朝她这里看了过来。

原本以为是黑色的眼睛，但是等到暮音和他对视的时候，才看清那是绿色，一种说不出是深邃还是清澈的绿色……

很久很久……怎么说？“永远”好不好？

看到暮音怔然的表情，他微笑了起来。

心里在说不是，但暮音的嘴好像是不受管束地说出了那个名字：

“天青……”

“天帝大人”听到她这么喊，笑得更加开心了。

暮音都被自己这一声“天青”给弄糊涂了。明明除了眼睛之外，不论声音、外表或者神情，这个男人和天青没有半点相似的地方。

可就算这么想，她心里却依然不能确定，到底是不是自己认错了人。她用力甩了甩头，觉得自己可能是太累了，才会有这种匪夷所思的联想。

只是因为太害怕了，所以她才会喊天青的名字，绝对不是因为眼前的这个人很像……不！他一点也不像天青！一点也不！

她往后退去，满脑子赶快离开的念头。

“我记得你一直都很勇敢，这个时候怎么又想到退缩？”诺帝斯看着她，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“难道说，我不在你身边的这段时间，你变得软弱了吗？”

暮音一下子僵在了那里，她再一次仔细地想着这个男人，发觉除了抗拒、慌张，自己对这个人有种奇特的熟悉感。

“我们认识吗？”她忍不住问。

“那是当然的了。”诺帝斯点头的姿势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，“我们非但认识，还认识了很久。”

“我不是说小的时候……”暮音不确定地问，“在最近，我们也见过吧！”

“是啊！”诺帝斯语气轻飘地回答，“不过那时我是借用了人类的躯壳，所以外表有所不同，而你通常会把我叫做——‘天青’。”

暮音站在那里，一脸呆滞地看着眼前完全陌生的“天帝”，脑子里不停回荡着刚才听到的话。

借用了人类的躯壳？自己通常把他叫做天青？那是什么意思？

“我对你感到无比失望。”

身为神界的帝王，诺帝斯任何时候看上去似乎都是神圣而不可亵渎的，他的表情十分严肃。

“你什么时候学会懦弱和逃避现实了呢？这不像你的作风。”

“我没有……我什么时候逃……”

暮音发觉自己开始语无伦次，连忙停下了质问。她深吸了口气，尽力让自己保持冷静。

“你能说得详细一点吗？我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！”

“看来我是错了，你远没有我想的那么聪明。”诺帝斯摇了摇头，绿色的眼睛里带着惋惜，“原本我以为这些提示对你来说已经足够，可现在我不得不更残忍一些，你要知道，这并不是我的本意。”

暮音真的很害怕，当她一看到这个熟悉却又陌生的男人，她就觉得自己的心在胸腔里不停颤抖着，连呼吸也变得断续不畅。

但是她心里又隐约能够感觉得到，并不完全因为这个人是她噩梦的根源，虽然可能曾经被这个人很残忍地对待过，但她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无力反抗的孩子了。

她真正在害怕的，是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某种原因，也许就是这个男人嘴里所说的“更残忍一些”的事情……

直觉告诉暮音，不论对方接下去要说什么，都可能是她无法接受的，最明智的选择，是现在就转身逃走。

可偏偏理智再怎么不停催促她采取行动，她却还是站在原地，怔怔地看着这个有着绿色眼睛的男人，仿佛被吸引住一般。

“还记得这个吗？”诺帝斯似乎很满意她呆滞的表情，微笑着举起了戴着银色指套的手指，在空中轻轻一划，“如果不是因为我给你的这个标记，你怎么可能解开盟约森林的结界？”

暮音的左手像是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不受控制地抬了起来，露出了掩藏在衣袖下面，那个由缠绕的绿色线条所组成的图案。

“你给我的？你在说什么？”暮音看着那个图案，迟疑地问，“这明明是天青在迷雾森林里和我开的玩笑，怎么现在又成了你给我的标记了？”

“虽然看起来形状是有点相似，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四叶草或者爱的记号。这是代表了你的徽记，就好像标注了所有物一样，呵呵！”诺帝斯笑了出来，“至于‘天青’……那是直到我成为神界的‘诺帝斯’之前，一直在使用的名字。”

“你说你是天青？”听到这个荒诞的说法，暮音止不住地嗤笑出来，“如果你是天青，那刚才和我见面的那个又是谁呢？”

“你怎么还不明白？”诺帝斯的耐心出奇的好，依旧不紧不慢地说，“我是‘天青’，却不是‘兰斯洛·赫敏特’。你刚才见到的实际上是‘兰斯洛·赫敏特’，而不是‘天青’。”

“天青不是兰斯洛……你是天青，兰斯洛是兰斯洛。”暮音按照他提供的逻辑，机械地重复着，“你们是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人？”

“你果然还没有笨到不可救药的地步。”诺帝斯指尖一动，让暮音的手自由地垂落了下去，“没想到这样一个充满了破绽的谎言，居然把我都骗过了。”

“我不相信你的鬼话，一点也不相信！”暮音慢慢地摇着头，“你这纯粹是在胡说八道。”

“很好！既然我说的话你不相信，那我就让‘你的天青’自己和你说吧！”诺帝斯目光一闪，“你还在等什么，已经到了要揭晓谜底的时间了——阿洛，出来吧！”

他刻意强调的最后两个字，让暮音竭尽全力维持的冷静面具出现了裂痕。

慢慢接近的脚步声缓慢有力，在离暮音还有几步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阿洛？在暮音认识的人里面，只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，在那一片迷雾重重的森林里面……暮音全身僵硬，没有办法转过头确认背后在靠近的到底是谁。

诺帝斯和她之间的距离不是很近，但暮音清清楚楚地，在他眼睛里看到了恶意的嘲弄。这种冰冷的嘲讽让暮音多少恢复了一点清醒，她咬了咬牙，猛地转过了身。

“天青”穿着黑色的风衣，站在暮音身后不远处，看上去和刚才没什么不同，当然，只除了他脸上那种麻木冷漠的表情。

“天青！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说你不是天青？”暮音的声音急切而慌乱，“我不相信，真的，我一点也不相信！”

“暮音，”他回答的声音很轻，“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并不是天青，而是兰斯洛·赫敏特，也就是你在迷雾森林里遇到的那个阿洛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暮音慢慢走到了他的面前，满是迷惑地看着他，“你再说一遍，我好像没有听清楚。”

“暮音，到了这地步，你最好能够面对现实。”兰斯洛一脸沉重地回望着她，“我知道你已经明白了，事情就像你所听到和看到的这样，我兰斯洛·赫敏特和你喜欢的那个天青并不是同一个人，也许身体一直都是，但存在于里面的灵魂却完全不同。”

暮音的脑海里一片嗡然作响，眼睛里看出去的东西都是重重叠叠的。

“你胡说！我什么都不明白，我一个字都不明白！”她的声音发颤，都不知道自己在辩解些什么，“这怎么可能？你是天青……一直都是……”

“我不相信你丝毫没有感觉到我们的不同。”兰斯洛对着她摇头，“你从梦域回来之后再见到我，就应该觉察到了什么吧？不然也不会什么都不问我，把我的出现看成是理所当然。只是因为害怕知道真相，你选择逃避，那时才刻意忽略了不提，对吧？”

暮音把颤抖的手掌紧握成拳，慢慢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还记得吗？”兰斯洛往前跟进了一步，“那天晚上，在迷雾森林里面，你应该已经看到了一切。”

“不，那是你，我看到了你！”暮音又往后退了一步，“那时候你有危险，可是我晕倒了……”

“还有呢？晕倒之前你还看到了什么？”兰斯洛表情冷漠地跟进一步，对暮音惊慌失措的眼神视而不见，“你看到我，也看到了他，你还看到了……”

随着他的讲述，暮音仿佛回到了那片充满了雾气的森林，她茫然不安地在一片浓浓迷雾里奔跑，想要寻找不知道去了哪里的天青。

也不知道跑了多久，从发梢不断滴落的汗水模糊了她的视线。她无法辨别方向，只能依靠着直觉一直往前。

就在她终于冲出重重白雾的那一刻，她看到了……

“对于细心的你来说，一眼就已经足够了，我想你应该明白。”兰斯洛抬起了他的手，举到自己 and 暮音中间，“你不要告诉我，你除了‘天青’的脸以外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”

暮音看着他举高在自己面前的双手，似乎看见有些黑色的光芒在那两只手腕间闪过。她先用力地眨了一下眼睛，然后又一下……

阿洛来这里的时间不长，我看他没有地方可去，就允许他暂时留在这里。不过现在看起来，他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。

阿洛本不属于迷雾森林，或者他本不属于那个世界。

为什么不拿掉斗篷？

阿洛一直一直穿着斗篷，可是他有一双人类的手。

传说中，只有魔族才拥有紫色的眼睛。可是你是人类，瞳孔不应该会出现这种颜色。而且你的头发生长的速度异乎寻常，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现象。

阿洛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感觉很奇怪，还带着一种奇怪的戒备，就好像本能地排斥魔族。

阿洛，你的声音和天青很像呢！只是听声音，我都没有办法分辨出来。

两个人的声音何止是像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虽然世界很大，可是要找两个声音一模一样的，倒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

暮音……你怎么会这么傻呢！你这个样子，我该怎么告诉你呢？

阿洛那时原本要告诉自己什么？难道他是想要告诉自己，他根本就不是……

兰斯洛已经不再往前，但暮音却依旧往后退去，直到她的后背碰到了什么无法再退，才不得不停了下来。

她还没有反应过来撞到了上面，一种很淡很干净的气息就把她包围了起来。微凉的

手指抚过她的脸颊，动作轻柔地就像是对待珍贵的宝物。

“你做得很好，可有些过了。”

再怎么听，这个声音和天青的也是没有半点相同之处。

“你应该更婉转一点才对，再怎么，她对你一直都是很不错的。”

暮音顺着手指的移动向后仰起了头，在非常接近的距离，对上了那双美丽的眼睛，那说不清是深邃还是清澈的绿色，闪耀着点点光芒……

到了这个时候，暮音再也没有办法告诉自己这是一个陌生人。虽然外表毫不相同，虽然她内心深处对这个人仍有一丝畏惧，可是面前的这个人千真万确就是天青啊！

“如果你真的是……”暮音嘴唇颤了一颤，怎么也说不出那个名字，“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诺帝斯用另一只手托起了暮音的手腕，“因为我需要让你爱上我。”

“需要我爱上你？”暮音打了个寒战，感觉四周的温度忽然冷得让人无法接受，“为什么你要让我……”

“为了让一个无聊的预言变成事实！其实那是个很可笑的预言，但既然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，对我来说就大有用处了。”

银白色的长发随着他低头的动作滑过暮音的颈边，感觉竟然好像用冰做成的一样。

“我不惜借用人类的身体接近你，希望让我们之间的感情产生得和谐自然。可是就在一切顺利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自己竟然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。如果不是有人及时提醒了我，这个错误差点就无法挽回了。”

他说他变成了人类接近自己，原因是为了让自己爱上他，而动机，则是一个“只要别人相信”就可以的预言……

暮音想要避让的动作，因为诺帝斯的话而停顿了下来。她转过头，看向一旁始终不言不语的金先生。

金先生没有和她对视下去，首先移开了视线。

“我怎么从来就没有注意到呢？”诺帝斯握住她的手腕，拉回了她的注意力，“其实是这么明显，既然你是黄昏时的声音，又怎么能够代表光明，又怎么可能是我所需要的？”

暮音这两个字如果连起来解释，意思就是黄昏时的声音，这是一个有些奇怪的名字，当然是不能代表光明，可自己的名字又和光明有什么关系？而且他的话听起来，意思就像是……

“你……希望我是什么人，而我并不是，对不对？”暮音很小心地问。

“你总是令我感到惊奇，虽然都是在一些不恰当的时候。”

诺帝斯用一种无奈的语气告诉她：“你猜对了！我一直试图让你爱上我，而就在几乎已经成功的时候，却发现有人和我开了个恶劣的玩笑，原来我一开始就弄错了对象，我要找的，我要让她爱上我的那个人，根本就不是你。”

暮音脸色发青，觉得眼前都是虚假的幻象，一切就像是夸张得超出了尺度的恶作剧，根本没有半点能让她相信的理由。

“难道你不觉得，在奇异的世界里冒险，努力拯救自己的亲人，这是非常适合爱情开花结果的环境吗？”

诺帝斯用一种暮音熟悉的温柔语气，向她揭晓着残酷的真相。

“我也觉得很可惜，毕竟我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培育这朵爱情之花，最后却要亲手把它铲除，然后再重新来过。”

暮音下意识地一动，没有花费什么力气，就从这个冰冷的怀抱里挣脱了出来。她转过身面对着这个人，睁大了眼睛，盯着这个因为收敛了笑容，而更加凛然高贵的男人，她意识到冷漠无情也许才是这个“诺帝斯”真实的模样，她心中瞬间凉了半截。

“天青。”暮音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手腕上的那个图案，声音低沉地说，“如果你现在告诉我，这是个玩笑或者你有其他的苦衷，虽然我会很生气，可最后还是能够原谅你的。”

诺帝斯的回答是一个冷漠的笑容。

“如果真的只是一场骗局，我还是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”她的声音冷静得连她自己都很吃惊，“如果那些誓言都是谎言，那是不是代表着，你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假的，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呢？”

“真是遗憾，这其中根本不存在你问的这个问题。”诺帝斯看着她的表情，就像是高高在上的神祇，正俯首看着人世间一出荒诞有趣的闹剧，“不要用你那种人类的狭隘目光来看待一切了！我所需要的，不是黑暗中孕育出来的污秽魔物，而是出生于晨曦光辉之中的纯洁公主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出生……光辉的公主？”

“很简单的意思。”回答这个问题的，竟然是金先生，“天帝大人指的那个人，是晨辉。”

暮音看了过去，在金先生没有闪避的眼睛里又一次看到了怜悯。只是这一次，她明白了原因，她终于明白为什么金先生会觉得她很可怜。

“他要的是晨辉不是我，而你一直都知道这件事，只是没说出来，对不对？”不是求证，暮音只是面无表情地在陈述，“晨辉，出生于晨曦光辉之中的纯洁公主……果然是很适合光明的名字。”

闹剧！这真是一出荒诞的闹剧！最后的结果果然如此，就像是一直以来，风雪告诫过她的一样。没有人值得信任！原来……真的没有例外……

暮音捂住自己的嘴，用一种压抑的声音笑了出来。

“要对你说出这些残忍的话，我实在是有点不忍心！”

这句话从诺帝斯的嘴里说出来，听上去完全像是一句虚伪社交辞令，没有人会相信他真的有什么“不忍心”。

“我希望能够让你像一个童话故事里的公主一样，永远生活在美丽光明的世界里面。但是我可爱的暮音，你怎么就不是我真正要找的那个人呢？”

她第一次试图相信的人、试图去喜爱的人，不过一个眨眼的时间，变成了一个再陌生不过的人。事实就是这样的，他是神，而她只是个被玩弄于手掌心的可笑小丑……

暮音能够听得到，温热的血液在自己血管里一寸寸凝结，还有……心里某一个部分静悄悄地，慢慢地，死去的聲音。

站在暮音身后的兰斯洛抬起头，看着暮音摇摇欲坠的背影，直觉就要伸手扶她。

诺帝斯冰冷的目光，却在这个时候有意无意地瞥了过来。兰斯洛默默地收回手，放到身侧，紧紧地握成了拳。

“原来都是假的！”暮音好不容易止住了笑，对着面前的诺帝斯点了点头，“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这不真实，原来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原来……什么都不存在！”

什么都没有存在过，从来就没有那个体贴温柔的天青，从来没有那种缠绕胸臆的爱情，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那又有什么好伤心的？如果说表现出受伤能够换回什么的话，那也只有更加不堪的嘲笑。

只是被人骗了，何必连自尊一同奉上任人践踏……

“你的演技真是不错，我差点就被你骗了。”暮音挺直了脊梁，在这一瞬间，除了略微苍白，她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悲伤难过或者类似的情绪，“不过，我承认这让我很难堪。”

诺帝斯微扬起眉，似乎诧异于她的反应。

“你在期待什么？”暮音也学他一样抬眉，颇有些挑衅的意味，“如果你以为我会趴在你脚边痛哭流涕，那我恐怕会让你失望了。你对我来说，还没有重要到那种程度。”

诺帝斯绿色的眼睛微微眯起，有些疑惑地看着她。

“你觉得我像是一个会犯同样错误的傻瓜吗？”一想到那有多么傻，暮音笑了起来，“在你第一次隐瞒身份接近我的时候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你是个根本不值得信任的人。不过看你这么开心，我也就只好配合了你一下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诺帝斯眸光一闪。

“真的是幸好！幸好我没有爱上你。”暮音轻轻地抚摸着手腕上的印记，“否则就算现在我趴在你脚边痛哭流涕，也只会被你当成笑话来看了。”

这不是实话，她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假的，她的心绞痛得厉害……可是她的脸上却是没有流露出半点软弱痛苦。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至少，还要留着让自己骄傲退场的力气。

诺帝斯往前一步，把两人之间的距离拉到最近：“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是这么喜欢逞强呢？”

“你这么说不不是很矛盾吗？”暮音微仰起头，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他，“你自己都说我这个人类目光狭隘，所以就算要爱，我也应该爱上这个人吧！”她说话的时候，已经慢慢地转过身，面向站在那里兰斯洛。

诺帝斯用比冰还要冷的目光，看了一眼满脸惊讶的兰斯洛：“你不会告诉我，你眼中的只是这个人类的躯壳吧！”

“如果你真的相信，那些虚伪恶心的谎言都能够让我爱上你的话……”暮音嗤笑了一声，“你太不了解人类了，对狭隘的人类来说，眼前的就是真实的，我才不管灵魂那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。”

“看在你这么有精神的份上，我就作出一些退让。”被贬低的诺帝斯不但没有恼火，反而笑得更加开心起来，“毕竟我只是今天的第一个惊喜，而不是最后的一个。”

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暮音回头看他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

那个圣洁高贵到刺眼的“天帝”，居然就这样突兀地消失了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……暮音只觉得眼前发黑，晃了一晃，差点就要摔倒。但她还是坚持住了，她站在那里把背挺得笔直，直到脊梁很痛很痛。

“暮音……”兰斯洛喊她。

暮音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，她侧过头问金先生：“晨辉被他带走了吗？”

金先生张开嘴像是要说话，最后却是用点头当回答。

“他带走晨辉，是想做什么？”她又问。

“娶她为妃。”金先生回答得简单有力，“如果没有被他发现，他娶的那个就会是你。”

*** **

他要娶晨辉？这……这简直就是……

“这一点都不奇怪。”金先生没什么表情地说着，“说到身份，他们两个其实是非

常相配的。”

“就因为这个？”暮音的语气不由尖锐了起来，“你就这样让他把晨辉带走了？”

“你还是不明白他有多么可怕，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他的决定。”金先生垂下眼帘，“再说，我也没有什么立场阻止他，我的背叛和隐瞒已经是很重的罪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他有多可怕，我唯一看见的，是你在他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。”暮音挑起眼角看他，“你没有立场？那你想过没有，要是晨辉知道你这么随便地把她拱手送人，她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？”

“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借口，怯懦总是因为有苦衷嘛！”暮音几乎是刻意地讽刺他，“说不定你正在为摆脱晨辉这个累赘，而暗自高兴呢！”

“暮音，你说够了没有？”金先生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，“如果不是因为你……”

“因为我？因为我又怎么样？”暮音冷笑着反问，“你这是要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吗？哼！那你倒是说说看，这又关我什么事了？我还想正要找人问个清楚呢！”

金先生的脸色顿时难看到了极点，他的手从袖子里伸了出来，杀气在他眼中凝聚。

暮音扯动嘴角，正想继续说下去的时候，一个黑色的身影拦到了她的面前。

“金先生。”

兰斯洛略微回首，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眼脸色苍白的暮音。

“你应该比我还要清楚，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，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的责任。”

金先生脸色并没有转好，却慢慢地垂下了手。

“暮音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不过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”兰斯洛转过身，对着暮音说，“你还是冷静下来，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情。”

“我不想听你说的任何话！”对着这张脸，她根本没有办法冷静下来。

“暮音！”兰斯洛急切地说，“你听我说……”

“不论你说什么，那都和我无关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无关的人。”暮音打断了他，转过身往外走去，“还有，赫敏特先生，既然你认为自己很了解我，那就应该知道我最讨厌被人愚弄。”

不再理会其他，她就和来时一样，一步步走过青石的小路，绕过灰色照壁，跨出了朱红色的大门。

“你想对她说什么？”直到暮音的背影消失，金先生才问兰斯洛，“你应该也知道，一旦秘密被揭穿，这就是她必须要面对的一切。”